佛說無希望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鞠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菩薩六萬一切大聖神通已達建得愍持所成辯才而無量量導頒宣經道常無二言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衆行備悉普无不入其名曰无損進菩薩度響雷震威菩薩若夜月華菩薩大雨電言聲菩薩觀無底度境界菩薩起山頂菩薩依樂令悅菩薩多離垢莫能當光菩薩吏衆生性誼度菩薩得堅強如金剛菩薩於諸音響審妙菩薩越梵威聲菩薩雜自在可畏莫能犯菩薩積諸德本如壘寶菩薩文殊師利童真菩薩如是上首六萬開士

於時賢者舍利弗在於獨處一心禪思從燕坐起往詣佛所彼時世尊坐於樹下遠寂隨響三昧正定時舍利弗住遠世尊遥見大聖威儀礼節寂然和雅尋即來草敷一面座而結加趺直正其身而不傾猗適坐已竟心自念言至未曾有如來至真威神光儀不可稱載安隱道本猶是之故群生得安所可逮致無上正慧咨嗟功勲皆了諸法無不通達於時大聖靜然安和從三昧起謦欬發音時舍利弗聞佛世尊聲揚發音善心生焉得其本願前進佛所一心而住稽首歸命志懷踊躍尋歎此偈而讚頌曰

若有衆生　不懷妄想　未曾著念
於諸經典　遊步世間　平等獨歡
則能常忍　於斯經法　衆生無能
見其瑕短　斯等信解　如幻自然
選擇諸法　了如虛空　不見吾我
介乃大安　其不思想　一切衆生
不念衆生　若無衆生　未曾逮得
一切思想　不見吾我　介乃大安
從世以來　不相合會　不為有相
之所迷惑　不令興立　亦無所住
不見壽命　介乃安隱　若有明智
不猗衆生　則於法界　而無闇諍
棄捐一切　衆人之想　無若干念
乃為安隱　其常建立　於禁戒者
能仁一切　不懷慳嫉　而住於法

無有計數　不見怯弱　介乃為安
若以忍辱　安和趣衆　彼未曾覩
諍訟之貪　不得精進　亦不懈怠
不相忍辱　介乃為安　諦住堅固
一心禪思　心無所念　除其煩乱
曉了諸法　而在等定　其不想禪
介乃為安　若無明達　亦無智慧
亦復不從　無智之教　不懷了了
亦無愚實　無智慧想　介乃為安
如處閑居　聚落亦然　於斯二事
而修平等　亦不惟惡　是為聚落
不思閑居　是乃為安　假使行索
具足分衛　亦不念言　吾身求食
不自咨嗟　我行乞食　無分衛想
是乃為安　其從久遠　著弊壞衣
受取執持　持斯身形　不自歎言
我著麁服　不憍慢人　介乃為安
諸佛所教　安住勑示　三品之衣
不離其身　不自想念　我不違礼
不自欣豫　介乃為安　其能班宣
微妙之法　不計吾我　不著衆生
不自譽言　我為講法　不猗音響
介乃為安　於諸德本　不懷堅想

無堅固相　不念居業　心中所懷
不思清濁　身不造行　是乃為安
若以興起　無興起想　有所住立
不相其處　夙夜精進　經行應節
其無言辯　是乃為安　設不思念
住興不住　常興望想　奇特之念
如来外學　不以殊別　不懷勝想
是乃為安　其不計數　安隱之想
等如虛空　無所踰越　心不懷念
吾我衆生　不見殊特　介乃為安
若了幻化　如夜所夢　逮得辯才
志不忽忘　遊於世間　如水中月
無有進退　介乃為安　若了善權
明見真諦　其言有身　無一堅固
則能覺了　寂然之法　不行堅想
介乃為安
於是世尊讚舍利弗曰善哉善哉所
知深遠奉行慧義極究竟矣以法談
言應道妙婦何其怡乎今舍利弗諸
所遊者耆闍崛山周旋學者比丘菩
薩普令會此啓受道教時舍利弗尋
即白佛我不堪任請令集會所以者
何諸大士等威德過龍道智無量非

吾所及於時世尊從光放光照於三
千大千世界尋時佛界諸菩薩衆蒙
此明曜如一念頃皆来集會於靈鷲
山行詣佛所稽首足下遶佛三匝還
住空中閑居比丘及諸菩薩来詣佛
所稽首于地還坐一面王舍大城無
數人民百千之衆行詣佛所稽首足
下退坐一面於時世尊見無數衆皆
来集會舉其尊顔瞻文殊面尋復即
笑文殊師利便從座起偏袒右膝著
地叉手問佛向者所笑為何變應如
来至真未曾虛欣佛告文殊今靈鷲
山有万菩薩俱講經典經名喻為於
往古昔亦曾所論賢者阿難聞佛所
說即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叉手稽
首自歸善哉世尊愍傷衆生令致永
安惟當班宣此喻為經斯法難值衆
所希聞願欲時說一切諸部皆来雲
集聽此經典必當逮得深入光明優
與玄妙所以者何如来至真尊無雙比
三界無侶向者尊顔觀文殊面應時
即笑此不虛妄會當有意佛言善哉
善哉阿難汝乃覩察殊異德本所可

識者慧不可限阿難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向者笑意於是阿難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信樂斯法舉動進止如為遊步信此法者彼等之類如大為遊亦如龍步愛喜此法真諦義者為師子步舉動進止尊無儔匹佛告阿難此經典悅諸菩薩是經法教順菩薩衆應當諮受本宿功德現於目前者逝之有此經典者歸諸菩薩令手執持志靜意定所以歸空口誦心思是菩薩咸不歸薄德闇塞菩薩不歸懷毒詒偽菩薩之身也亦復不歸多願望想菩薩之手也

尒時世尊即顯瑞應感動文殊文殊師利應時知之即自念言我欲啓問如来至真深遠之法一切聲聞及與緣覺所不能逮諸菩薩衆履迹瑞應以為等類文殊師利前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欲啓問如来至真等正覺設見聽者乃敢自陳佛告文殊恣汝所問諸大衆會悉来集此並當蒙恩文殊師利即白佛言何謂菩薩而得建

立諸功勲法普現一切諸菩薩行開化無數不可計會衆生之類現諸佛國如水中月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向所問者但舉其要如来為當具足分別令致建立功勲之德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文殊師利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告文殊若有菩薩當行六法亦能具足道義之教立於一切功勲之德何謂為六若有菩薩奉行施度無極一切所有施而不悋無所貪惜具足順行不自見身建立禁戒不犯衆惡不見吾我而曉了義成就忍辱柔和安雅心不懷恨覩已解脫不在結滯懃懃精進身無所行心無所懷分別一切一心正行志於脫門曉了便宜定意正受心常永安不慕一意如解暢智慧以為道業自覩其身不離五趣諸所生處皆令蒙度是為六法菩薩所行備悉此法具足一切功德之德

佛告文殊師利復有六法具足此事建立一切功勲之法何等為六一日菩薩往詣地獄攝護拔濟燒炙之患

使生天上其在畜生擾攘不安迷惑憒闇不識義理攝取其性顯以柔和微妙之法其在下賤庶民小姓則以開示轉輪聖王豪貴之位皆以普現諸生五趣而等開度所生之處與衆超異明曉隨時入諸佛國土而於法身無所動移無来无去而悉遍現諸佛國土演萬億音暢出言教各令得聞其心常定不偏不黨志性蕩蕩是為六法菩薩建立一切功勲文殊師利復問佛言何謂菩薩攝護地獄使生天上佛告文殊菩薩大士以大蓮華三昧正受將護地獄就往拔濟則令于彼一切得昇天祚之安用以衆生被苦惱故顯示忉利審選之宮見此厄難由則患厭而得度脫諸所受惱為地獄人而說經典令無央數百千之衆度地獄痛是為菩薩攝護地獄令得拔濟燒炙之患已常順法無所違失文殊復問佛言何謂菩薩攝護擾攘拔濟畜生迷憒之厄生於人間安樂之處佛告文殊菩薩大士有三昧定名曰寂滅以是三昧正受之時曰能

攝護在畜生者令心不乱志性和悅
則得安隱生於人間守護三事為說
經法令無央數衆生之類建立道法
是為菩薩攝護畜生迷憒之厄令生
人間文殊師利復問佛言何謂菩薩
生於下賤庶民小姓則得更受轉輪
聖王安隱之德佛告文殊有三昧名
入於清澄定意正受因其三昧越諸
衰種使皆清淨雜集小姓則得更受轉
輪聖王安隱之德是為菩薩生於下
賤庶民小姓而受轉輪聖王安隱之
德文殊又問何謂世尊菩薩普顯生
諸五趣與衆　超異佛告文殊師利
有三昧名遣諸行照明殊特以此定意
正受菩薩住斯定時普現五趣道御
衆生令得超異殊特之行皆發無上
正真道也文殊師利復問佛言何謂
菩薩隨時方便普入一切諸佛國土
於本法身不動移處不来不去普顯
一切諸佛國土如月現水佛告文殊
師利有三昧名咸入諸音菩薩以是
定意正受立時能現已身在於十方
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不動移處不来

不去住彼定意覩見十方諸佛世尊
聞所說經是為菩薩不動移處隨時
方便普現一切諸佛國土如月現水
不来不去菩薩是所周旋化亦復无
往来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何謂菩薩演萬
億音暢出言教各令得聞佛告文殊
於是菩薩逮得無量迴轉惣持達知
無限衆生志性隨其言語各暢辯聲
分別無數諸響言教而稱其意達其
所趣逮此惣持演一切音普令得聞
各各開解辯不錯謬是為菩薩演万
億音暢出言教各令得所
於是文殊師利前白佛言唯然世尊
諸菩薩等善權方便難及難及超絶
無侶是經典要諸菩薩學常所啓受
當以何業至信脫門佛告文殊菩薩
欲學斯經典者則當信解虛空之門
又問世尊何謂虛空佛告文殊其虛
空者則謂虛無无有塵汙無恚害心
亦不忽忘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汙
無害亦無忽忘猶如虛空不成布施
不具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永無

所及如是文殊一切諸法不成施戒
忍進寂慧猶如虛空以是之故無解
無除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解无除
猶如虛空有所行者無所造證一切
諸法亦復如是則無所行亦無造證
猶如虛空無有闇冥亦無明耀諸法
如是無闇無明猶如虛空曠然无際
不可捉持諸法如是普無齊限不可
捉持猶如虛空無有正路亦無邪徑
諸法如是無路无徑亦無邪正猶如
虛空不建立身離諸漏行不學聲聞
不志緣覺不著諸佛無上大乘諸法
如是不學聲聞緣覺大乘猶如虛空
無有思想無所分別諸法如是無有
妄想亦無分別猶如虛空無舉无下
無進无怠諸法如是無進无怠猶如
虛空無應无不應无雙无不雙諸法如是
無應不應亦无雙不雙猶如虛空普照
衆生無能塵汙令不淨者諸法如是
至於滅度永無塵汙以是之故不可滅
除無能移去猶如虛空無所建立亦
無所住不動不揺無處所故佛告文殊
菩薩大士解諸衆生無有住處不當

觀察見有處所逮致本際不動不搖無住无不住佛言如是文殊師利彼法自然其欲得見如来至真則為邪見其邪見者求入正見其正見者是為泥洹非大德果無大功勲甚至尼洹非大德果無功勲已則世衆祐其世衆祐則於衆祐無所怖望其於衆祐無怖望已即能具足虛靜之慧已其靜慧則能速成無所從生法忍時彼衆會六十比丘皆懷甚惕各心念言今者如来班宣冥路迷惑之訓諸外邪學悉有是辯何以為行向者世尊復演此教亦如弗蘭迦葉摩訶離瞿耶樓阿夷帝基耶今離波休旃先比盧持尼揵子等悉說此言何因如来亦演斯辯有何殊別云何則之所當遵修以何為業

尒時世尊知諸比丘六十人等懷甚惕者心之所念尋時即告文殊師利佛為如来至真正覺班宣經典亦與外道異學俱同等無老特又外異學不能分別如来說法義之所嵎六十比丘這聞此言益懷憂慼意不歡悅

甚不欲樂講是經義即從座起無何而去文殊師利告諸比丘諸賢者等欲何等湊時諸比丘報文殊曰吾等不解是法所說為何所嵎時舍利弗告諸比丘諸賢者等斯義善哉當以此事重白其意且待須臾我當啓問如来至真何故說此時諸比丘聞舍利弗宣如是教　還復故座時舍利弗則前問佛何故如来班宣此言令諸比丘皆懷猶豫唯願世尊加哀垂恩為決結綱彼時世尊告舍利弗於意云何其有比丘漏盡意解無餘結縛聞此言教寧懷孤疑心怖懼乎荅曰不也世尊已見諦者奉比丘行於一切音諸所言辯不恐不怖亦不懷懼何況比丘漏盡意解無餘結縛懷疑恐也佛告舍利弗或有愚人意塞沉冥於未曾有法而懷望想逮虛空行時舍利弗復問佛言惟願大聖發遣斯教章句所趣令諸會者蠲除沉吟心中坦然佛告舍利弗其有夢中見如来者為寧審見真人形乎如来謂此夢中所覩則非真實不為堅要皆因思想計所思想　審無有想无合會想無

所有已則解如来無所分別想无審諦想不壞想想無合會想无所有則解一切衆生万物皆為虛妄不見真實便能曉了諸法迷惑顛倒放逸已能曉了諸法迷惑是故如来具足宣暢迷惑邪見已能分別一切諸法皆為邪見則不復隨迷惑邪疑六十二見无為舍利弗若有欲觀如来至真則隨邪見是故舍利弗如来說此若有欲觀如来身者則隨邪見除見聞想為觀如来乃無邪見時舍利弗復問佛言何謂世尊其邪見者令入正見佛告舍利弗一切愚戇凡夫之士諸所望想念應不應所可發起立在處所則於此事而不信之無所建立精進懈怠無雙無隻起自見身我人壽命依猗計吾而貪著我曉了分別如此色像見聞念知喜樂所說悉無所有如是所有審無所有是為所生此無所生是為虛妄是真實言皆無所有其虛妄者則當知之為無疇疋無像之謂以無疇疋則成邪見佛為舍利弗其如是像見諸虛妄了不以惑是謂邪

見則與外道邪見俱同以是之故舍利弗知其墮邪見緣致正見時舍利弗復問佛言何謂正見施與彼者其福不大功勲不遠佛告舍利弗假使有人如是像施施彼衆祐則成無為親近無為甚无為者無有少福无大功勲無小名稱亦不大稱所以者何其无為者皆離一切功勲之報無有處所時舍利弗復問佛言如来至真云何講說無為而无處所本歎無為寂為奇特功勲無限佛告舍利弗愚騃凡夫衆行茂盛計有吾我及人壽命如来故為咨嗟無為功勲无量顯其處所欲令衆人斷終始患故歎殊特又舍利弗當察賢聖非賢非聖亦非衆祐當作斯觀成就賢聖離欲衆祐猶如農夫隨其所種各得其類反依穀苗或生荆棘草穢之瑕於舍利弗所志云何是為農夫所報實乎本種荆棘草穢瑕也舍利弗荅曰不也世尊佛言如是舍利弗設欲農夫下種子地依猗於此誕生荆棘地之荒穢莅變為苾如是舍利弗施於賢聖欲立

功勲不能歡悅此非好種不成為果將無所獲若不建立無為之田則當知之生死果報是故舍利弗欲致平等是等無為則非大福非大功勲時舍利弗復問佛言唯然世尊何修無為非有大福非大功勲布施田等其福云何在世衆祐佛告舍利弗假使不懷小福之想無大福想是為種殖衆祐之德已能種殖衆祐之德明靡不曜不受果報是則無上世間諸類之大衆福若舍利弗建此施者无盡德田不受其華不獲其實以是之故如此施者非有大福非大功勲是世衆祐不受果報舍利弗復問佛言云何世尊為施衆祐入於衆祐無受果報乎佛言於舍利弗所志云何所施衆祐依於無為又計其法有報應乎舍利弗白佛無也世尊其以無為施於衆祐不受報應則无果證其無為者則無所求賢聖之士亦無所望時佛讚曰善哉善哉舍利弗誠如所云在世衆祐也假使有人施此衆祐則無悕望時舍利弗復問佛言云何

世尊有所施者而無報應具足空慧佛告舍利弗其能曉了一切諸法悉自然者彼義為實為是虛耶白世尊曰其能曉了諸法自然則能分別自然如幻其能曉了諸法如幻彼應虛無了虛無慧所以者何一切諸法自然如幻是佛所說如其幻者彼謂虛無虛無之慧是故世尊曉了諸法自然如幻所以者何計於彼法不有所成亦无所獲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如汝所云假使有法實有處所有所有者念行真諦則不復知衆生滅度无為之義用一切法虛無无諦而無真實以是之故開化度脫如江沙等五趣衆生令得滅度衆生之類而無損減悉由衆生因虛無出也是舍利弗以故衆生所想虛無其所思想无所逮得是故名曰具虛無慧因此所學用施衆祐無報應果具虛無慧也

時舍利弗復問佛言云何具足虛無之慧以是之故能疾逮成無所從生法忍佛言其於虛無而不造證是則名曰具虛無慧又舍利弗何謂虛無知身虛無我人壽命亦復虛无見於斷

滅而計有常衆事牽連亦復虛无佛法聖衆無為之想療治心意諸念思想心所遊逸皆悉虛無故舍利弗其能諮受如是像比當了斯慧以至解說此舍利弗具虛無慧分別若斯則能疾逮無所從生法忍說是諮時四万菩薩尋時皆逮無所從生法忍時六千人發大道意三万六千人天子值遇慧時當近道迹其六十比丘懷甚慢者漏盡意解至無起餘異口同音而俱舉聲白佛言我等世尊從今以往奉六師教而因出家佛非我師不奉受法不歸聖衆從今以往悉無所作亦不報應不興罪疊亦無惡趣一切衆會聞說斯義無央數人皆悉驚愕不知云何各心念言斯等比丘將求迷惑遠佛違法捨於禁戒就外異學所以如是今演此辭時舍利弗知諸衆會心之所念即時告此諸比丘言仁等何故發於斯言吾等之身從今以往無佛世尊因從異學出為沙門時諸比丘報舍利弗吾從今始敬事六師一切所歸為一相耳不猗六

入是以不見若干種佛不想出家為沒門也舍利弗復問何故諸賢復發此言從今日始不以佛為聖師諸比丘報曰從今日始自在其地不在他鄉自歸於已不歸他人已為師主不用他師是以故往不以佛為聖師所以者何其佛正覺不離吾我其吾我者不離於佛時舍利弗又復更問諸比丘衆賢者等何故復言從今以往不啓受法不歸聖衆比丘荅曰不得諸法所可歸念亦無合集故不歸法衆舍利弗復問諸比丘何故發言從今日往無所造業亦無所作諸比丘已從今日往知曉了諸法一切無作其無作者亦非不作以是之故從今以往無所造業舍利弗應時復問仁等何故向者說言從今以往無有果報諸比丘荅曰朋愚不懈故趣生死纏綿終始吾等愚盡無緣無報以是之故從今以往無有果報時舍利弗復問之曰仁等何故復發此言從今以往無有殃疊諸比丘曰吾等曉了一切諸法皆寂滅度吾等解了一切諸法無報所以諸法無有果報因是之故而發斯言從今已往無有殃疊時舍利弗復問言曰諸仁何故復發此言從今已往無有惡趣諸比丘曰吾等從今曉了一切

諸法所趣永無惡趣其无開化無不開化無律不律以是之故從今已往無有惡趣亦無不趣無律不律時諸比丘說如是比棄自大義時彼開者三千六百比丘漏盡意解至无起餘於是世尊讚諸比丘曰善哉善哉其於諸法無所得者乃為真得又問世尊何謂於法有所逮得佛告文殊所謂得者謂逮無所從生法忍文殊又問若有菩薩欲樂逮得無所從生法忍當云何學如何建立何謂奉行佛時欲解文殊師利學法無上遊一切智諸通慧義常當尊習無所從生法忍佛尒時頌曰

欲慕學佛慧一切慧中尊不受於諸法亦復無所捨法者無所得亦不起成就諸法無所有愚者欲令有欲為除此言故為衆說法反志樂所生不信無所起若能棄魔事佛道尊無上著以生愚冥故不了此義以與若干種愚者見各異其生無若干一切為一相佛者世明慧為凡夫說之用計吾我故不能奉修道念言當久如滅盡於貪婬遠離瞋愚冥

念吾無塵勞　無有而想有　斷滅於滅度
閒化貪欲恚　故說寂然空　冥盡無所生
故歎於泥洹　方便讚戒者　離佛法甚遠
想施奉禁戒　若悕望樂道　是不修佛教
為慕學思想　愚者或虛妄　不解虛无法
諸法一等相　反懷若干念　若曉了此法
諸法自然相　如是觀五指　得道然不難
道不離人遠　亦復不在近　精勤求望相
以故離人遠　愚者行各異　展轉相求短
是人奉禁戒　此者凶犯惡　善施行正法
有為悉虛無　不復受神識　如幻無所見
無有奉戒相　亦復犯惡無　諸法因緣合
彼亦無吾我　若於億千劫　布施無等雙
將養上禁戒　導師不授決　若以去思想
無施無所望　棄捐諸悕求　然後見受別
說布施得福　持戒生天上　其無所逮得
此乃無上道　愚者猗顛倒　妄想有所求
吾當致法忍　無起無為業　無所從生法
心不念所生　逮法忍不難　不更億千劫
假宣有法名　諸法無所作　無本无所作
想皆如虛空　無數億諸佛　班宣上妙法
令除婬怒癡　諸法亦無盡　諸法假使實
則當歸盡賜　以無所有故　是以不可得

婬怒癡無量　計之無崖底　設無有崖底
彼則無根本　所種無有牙　何因生華實
設不得業者　何緣當有花　無所從生法
則無有人種　衆生無衆生　不生亦不滅
猶如婬女人　彼則無有子　以無有子者
則無有子憂　明智觀如是　諸法無所生
彼便無恐懼　周旋生死苦　愚為虛偽惑
不解法如幻　受取虛空擔　患猒聖善教
若分別此教　無量无邊際　無數不可限
亦乃不患猒　如佛說本際　宣暢無崖底
當來際亦然　中際為一相　無際相有際
無底際虛無　吾已了此義　則解無二分
本際虛空相　人際不可議　其際辟如影
思慧不可了　因以行望想　由是退轉心
當盡斯羅網　何緣當成佛　正覺無所想
彼則無所成　諸法無所生　愚者欲令成
虛空不可捉　及宿諸處所　虛空無所住
無為无形像　如咨嗟虛空　解道亦當然
如分別了道　曉衆生亦如　衆生界悉等
平等虛空界　其能了此等　成佛道不難
不精進求度　不思念隨順　不求願諸法
成佛道無難　道離諸所願　一切斷要擔
心不抱求願　諸佛道最上　布施心自念

所施用得道　道者無所得　上道無所獲
志常懷禁戒　想精進有實　彼不承佛教
欲求望報故　諸法無勤修　而及現精學
其無所行者　此上度精進　其發如是想
斯法無諸漏　斯法為有漏　彼心不隨順
所講無念法　讚之如虛空　不縛亦无脫
是慧為無上　其悕望奉戒　亦想犯禁者
此二俱犯禁　無上為上禁　諸法无有異
無想无殊特　若解達無見　此乃奉佛教
其心無所生　辟之如虛空　等受如是決
乃為真寂志　其無所想者　一切無所念
無心无所生　佛道不難得　其不受貪欲
不為欲所成　貪則無所生　佛道不難得
若不猒劫數　不畏億本際　不懼生死難
佛道不難得
於是世尊說此偈竟告文殊師利若
有菩薩凡人篤信斯經典者聞之不
疑不懷猶豫受持諷誦為他人說具
足解義則當現致二十事功德之勲
何謂二十事一曰諸天神明悉宿左
右二曰諸大蛟龍而來護之三曰諸
大鬼神咸共衛之四曰心常安隱未
曾見亂五曰所生之處為衆尊長六

曰世世在處常識宿命七曰生生所處常得五通八曰速得法忍加當復見弥勒菩薩九曰專精修此經典之要心捐睡寐疲極之意十曰若以寐時常於夢中得見諸佛亦復當得見諸菩薩十一曰用以篤信此經典故當疾逮得柔順法忍十二曰若有受此經典本者現世得致滅除謗訟十三曰若行蚑蝡毒害之蟲念是經典終無恐懼十四曰思此經卷則能降伏怨讎嫌隙十五曰若能專惟斯經典者便即逮得普光三昧十六曰若能曉了斯經典者則當知之除一切罪十七曰若講斯經便能獲致不可稱計百千法門十八曰世世所在不失道心十九曰所生之處面見諸佛致無量轉惣持之要彼若思惟斯經典時諸魔波旬未曾得便所至受身常見諸佛二十曰思此經者所願必成二足三足四足毒蟲悉共護之若有非人欲来恐之王者群臣蜚尸惡鬼欲来恐之自然有護无能犯者佛語文殊是為二十功德之勲法忍此

丘聞此經典欣然篤信而不以疑不懷猶豫受持諷誦抱在心懷具足分別為他人說功德如是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辭如藥樹名曰普療皆能除愈一切疾病斯經如是療治一切婬怒癡疾衆想之患佛言文殊如仁所言誠無有異斯經典者實為消除一切衆生五陰六衰三毒五蓋十二因緣九十六徑六十二疑邪見之尋所以者何乃往過去久遠世時其劫無限不可計會其劫過此時有佛号樂師子步會无央數無限人民大衆之中講說經典時樂師子步如来至真等正覺有一菩薩名金剛幢於其佛所聞是經典其心不懷猶豫即時啓受於斯經典功德之勲持諷誦讀篤信執翫不離其心行人郡國縣邑聚落州城大邦見之歡欣皆言良藥當来治我衆患之疾一心相信豫懷欣然時百千人共相聚會俱往詣於金剛幢菩薩之所各欲救護時金剛幢則以篤信悲哀之心用斯經典呪於衆人取此經中神呪諸

句將護衆人以德勞之而以宿衛文殊師利彼為何謂神呪句也以辭呪曰

無搖一離偽二以律捨三善度四不有實五無有實六離迷惑七尊虛空八荒如幻九無所生十不可得十一慈善慈十二愍衆生一切下十三求徑路十四義精進十五斯無楚十六此神呪十七

是神呪章句將護衆生若得惱病至於一困病衆患之苦痛不可言若干諸疾悉得除愈諸天龍神及與非人所見嬈者并餘毒蟲蟒虵虎狼蚖蚯蛟蜂慈念此經無能觸者病瘡痛癩若得水疾悉得除愈佛語文殊時金剛幢菩薩大士住此經典為衆生類皆療衆疾莫不安隱於文殊意志云何時金剛幢菩薩大士為異人乎莫作斯觀所以者何則吾身是吾於彼世受斯經典篤信愛樂持諷讀誦開化饒益一切衆生是故文殊當觀此經如普藥樹

文殊師利復問佛言其有菩薩受此神呪章句義者持諷讀誦當云何行

佛云何行佛告文殊若有菩薩受斯神呪章句義者持諷讀誦其人發意奉行是經不服食肉不以香油塗薰其身常懷慈心愍於衆生饒益一切如普藥樹常當親近於一切智請通普慧令無惱害得其便者若誦此經常當清淨柔和其心無穢濁行諷是經時淨掃除地令無塵埃見者悅豫文殊師利復白佛言若有菩薩讀是經時棄捐貪愛不惜身命忽如無形亦乃隨教佛告文殊誠如所云一無有異彼時世尊告賢者阿難受此經典持諷誦讀以用加益無數衆生斯經典者所益無量阿難白佛唯諾當受如聖尊教宣如佛說佛言善哉善哉賢者阿難若受此經奉持諷誦為諸衆生施作佛事佛說如是賢者舍利弗賢者阿難文殊師利諸天世人阿須倫鬼神龍聞佛所說莫不歡喜作礼而去

佛說無希望經

佛說無希望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七六頁中原版殘缺，以麗藏本換。

一　五七六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作「佛說無所希望經」，且有夾注「一名象步」；徑、清作「佛說無所希望經」，且有夾注「一名象步經」。

一　五七六頁中二行「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藏法師」。末字「譯」，普無。

一　五七六頁中四行「五百人俱」，資、磧、普、南、徑、清作「俱比丘五百」。

一　五七六頁中八行第六字「進」，資、磧、普、南、徑、清作「進意」。

一　五七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響」，資、磧、普、南、徑、清作「音響」。

一　五七六頁中九行首字「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起」，資、磧、普、南、徑、清作「超」。

一　五七六頁中二一行末字「加」，資、磧、普、南、徑、清作「跏」。

一　五七六頁中末行第一二字「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下二行第一〇字「猶」，麗作「由」。

一　五七六頁下四行第六字「無」，資、磧、普、南、徑、清作「靡」。

一　五七六頁下五行「磬欬」，麗作「聲揚」。

一　五七六頁下六行「聲楊」，資、磧、普、南、徑、清作「磬欬」。

一　五七六頁下九行「妄想」，麗作「希望」。

一　五七六頁下一六行「尒乃」，資、磧、普、南、徑、清作「乃爲」。

一　五七六頁下一七行第二字「世」，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始」。

一　五七六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及末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想」。

一　五七六頁下二二行第六字「常」，

資作「帝」。

一　五七七頁上二行末字「覩」，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　五七七頁上四行第二字及本頁中一行第四字、四行第二字「相」，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想」。

一　五七七頁上五行第一一字「煩」，資、磧、普、南、徑、清作「憒」。

一　五七七頁上七行第六字及本頁中一行首字「無」，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於」。

一　五七七頁上一九行第四字「身」，資、磧、普、南、徑、清作「體」。

一　五七七頁上二二行末字「響」，資、磧、普、南、徑、清作「聲」。

一　五七七頁上末行「於諸」，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五七七頁中六行首字及第四字「住」，麗作「作」。

一　五七七頁中六行第六字「興」，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無」。

一　五七七頁中七行末字「想」，麗作「相」。

一　五七七頁中二〇行第三字「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止」。

一　五七七頁中末行第七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勢」。

一　五七七頁下一行「從光放光」，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從身放光明」；麗作「從身放光」。

一　五七七頁下八行第二字「退」，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後」。

一　五七七頁下八行第七字「時」，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藏」。

一　五七七頁下一〇行第六字「便」，資、磧、普、南、徑、清作「即」。

一　五七七頁下一〇行「偏袒」，資、磧、普、南、徑、清作「偏出右肩」；麗作「偏袒右肩」。

一　五七七頁下二一行「文殊」，資、磧、普、南、徑、清作「文殊師利」。

一　五七七頁上二行第四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非」。

一　五七七頁上六行第一三字「舉」，南作「遊」。

一　五七八頁上七行第八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　五七八頁上七行第一三字「典」，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典要」。

一　五七八頁上九行第一〇字「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我」。

一　五七八頁上九行第一三字「有」，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後」。

一　五七八頁上一一行第一三字「咸」，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藏」。

一　五七八頁上一七行第六字「遠」，資、磧、普、南、徑、清作「邃」。

一　五七八頁上一九行「以爲」，資、磧、普、南、徑、清作「爲何」。

一　五七八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等」，資、磧、普、南、徑、清作「平等」。

一　五七八頁上二一行「文殊」，資、

磧、普、南、徑、清作「文殊師利」，下同。

一　五七八頁上二一行「汝所」，資、磧、普、南、徑、清作「所欲」。

一　五七八頁中四行第六字「但」，資、磧、普、南、徑、清作「粗」。

一　五七八頁中四行「爲當」，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當爲」。

一　五七八頁中八行第二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尒乃」。

一　五七八頁中九行末字「施」，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五七八頁中一〇行第一一字「惱」，資、磧、普、南、徑、清作「倦」。

一　五七八頁中一五行第九字「行」，麗無。

一　五七八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脫」，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解脫」。

一　五七八頁中一九行末字至二一行第二字「德之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勳之德」；麗作「德之勳」。

一　五七八頁下一行第一三字至二行第二字「迷惑憒鬧」，資、磧、普、南、徑、清作「迷惑憒亂」；麗作「惑憒憒鬧」。

一　五七八頁下四行第六字「豪」，麗作「勢」。

一　五七八頁下六行第九字「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八頁下九行末字「爲」，徑、清作「以」。

一　五七八頁下一四行第六字「昇」，資、磧、普、南、徑、清作「享」。

一　五七八頁下一六行第三字「由」，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因」。

一　五七九頁上六行第九字「則」，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五七九頁上一七行第五字「无」，麗無。

一　五七九頁上九行「衰種」，資、磧、普、南、徑、清作「種衰」。

一　五七九頁上一三行第五字「衆」，麗作「衆生」。

一　五七九頁上一五行第二字「受」，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　五七九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及本頁中三行第四字「現」，資、磧、普、南、徑、清作「顯」。

一　五七九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道」，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導」。

一　五七九頁中四行第一四字「復」，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五七九頁中七行第一二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言」。

一　五七九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稱」，資、磧、普、南、徑、清作「解」。

一　五七九頁中一二行第四字「解」，麗作「演」。

一　五七九頁下一行第二字「及」，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五七九頁下一七行「無不雙」，麗作「無隻」。

一　五七九頁下一八行「亦無雙不雙」，資、磧、普、南、徑、清作「無雙不雙」；麗作「亦無雙隻」。

一　五八〇頁上四行第一〇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入」。

一　五八〇頁上八行第五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則」。

一　五八〇頁上八行末字「其」，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具」。

一　五八〇頁上一三行第七字「弗」，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五八〇頁上一四行「波休」，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披休迦」。

一　五八〇頁上一五行第一二字「因」，資、磧、普、南、徑、清作「緣」。

一　五八〇頁上末行第三字「這」，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適」。

一　五八〇頁上末行末字「悅」，資、磧、普、南、徑、清作「喜」。

一　五八〇頁中三行第三字「等」，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所」。

一　五八〇頁中五行「諸比丘」，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〇頁中一一行及一五行「結縛」，資、磧、普、南、徑、清作「縛結」。

一　五八〇頁下二行第三字「壞」，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懷」。

一　五八〇頁下七行末字「无」，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是」。

一　五八〇頁下八行末字及一〇行第七字「隨」，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墮」。

一　五八〇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此」，麗作「是爲」。

一　五八〇頁下二一行及二二行「疇疋」，磧、普、南、徑、清作「儔」。

一　五八〇頁下二二行第一〇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謂」。

一　五八一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時」，麗無。

一　五八一頁上五行第六字「施」，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一頁上八行第八字「動」，資、磧、普、南、徑、清作「德」。

一　五八一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反」，徑、清作「及」。

一　五八一頁上一九行「是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爲是」。

一　五八一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如」。

一　五八一頁上二一行末字至二二行首字「子地」，資、磧、普、南、徑、清作「于田」；麗作「于地」。

一　五八一頁上二二行末字「莅」，磧、普、南、徑、清作「苗」。

一　五八一頁上末行第三字「苍」，磧、普、南、徑、清作「若」。

一　五八一頁中一行第二字「動」，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德」。

一　五八一頁中四行「是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一頁中六行第一三字「田」，麗作「斯」。

一　五八一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無」，徑、清作「天」。

一　五八一頁中一一行第五字「福」，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祐」。

一　五八一頁中一五行第六字「施」，

資、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五八一頁中末行第四字「望」，資、磧、普、南、徑、清作「望報」。

一　五八一頁下五行第二字「如」，麗作「自」。

一　五八一頁下七行「如其」，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其如」。

一　五八一頁下八行第一五字「彼」，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一頁下一〇行第九至第一〇字「所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一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是」，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如是」。

一　五八一頁下一五行第一二字「何」，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二頁上五行首字「說」，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脫」。

一　五八二頁上八行第一一字「人」，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五八二頁上一〇行第九字及同頁下五行第一三字「起」，資、磧、普、南、徑、清作「趣」。

一　五八二頁上一四行第三字「不」，磧、普、南、徑、清、麗作「無」。

一　五八二頁上一四行「興罪」，資、磧、普、南、徑、清作「望報」。

一　五八二頁下五行第二字「如」，麗作「與罪」；麗作「興重」。

一　五八二頁上一五行「皆悉」，資、磧、普、南、徑、清作「悉懷」。

一　五八二頁中一行第九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師」。

一　五八二頁中一行第一四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二頁中九行第一八字「日」，資、磧、普、南、徑、清作「已」。

一　五八二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曰」。

一　五八二頁中一〇行第一六字「往」，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五八二頁中一一行「非不」，資、磧、普、南、徑、清作「無非」。

一　五八二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朋」，磧、普、南、徑、清作「用」。

一　五八二頁中二〇行第八字「法」，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法無法」。

一　五八二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慧」，麗作「學」。

一　五八二頁下一六行第一三字「起」，麗作「越」。

一　五八二頁下一七行末字「言」，麗作「行」。

一　五八二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著」，麗作「若」。

一　五八二頁下二〇行第七字「與」，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興」。

一　五八二頁下二一行第一四字「明」，資、磧、普、南、徑、清作「間」。

一　五八三頁上一行首字「念」，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五八三頁上二行第一一字「冥」，資、磧、普、南、徑、清作「演」。

一　五八三頁上三行「戒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滅盡」。

一　五八三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虛」，資、磧、普、南、徑、清作「空」。

一　五八三頁上六行第五字及七行第五字「相」，麗作「想」。

一　五八三頁上六行第六字「反」，麗作「及」。

一　五八三頁上七行第七字「是」，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人」。

一　五八三頁上八行末字及同頁中一三行第五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想」。

一　五八三頁上一二行「犯惡無」，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無犯惡」。

一　五八三頁上一五行首字「無」，麗作「所」。

一　五八三頁上一五行「受別」，磧、普、南、徑、清作「授剔」；麗作「授別」。

一　五八三頁上一六行第五字「福」，資、磧、普、南、徑、清作「富」。

一　五八三頁上二〇行第八至第九字「無所」，資、磧、普、南、徑、清作「所無」。

一　五八三頁上二〇行末字「作」，麗作「住」。

一　五八三頁上二二行第五字「癡」，麗作「疑」。

一　五八三頁中一行「無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有無」。

一　五八三頁中九行第五字「教」，資、磧、普、南、徑、清作「法」。

一　五八三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相」，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想」。

一　五八三頁中二〇行第二字「等」，資、磧、普、南、徑、清作「若」。

一　五八三頁下二一行第六字「蛟」，磧、普、南、徑、清作「神」。

一　五八三頁下三行第一二字「及」，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反」。

一　五八三頁下三行末字「學」，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進」。

一　五八三頁下四行第一二字「發」，資、磧、普、南、徑、清作「數」。

一　五八三頁下五行首字「斯」，資、磧、普、南、徑、清作「此」。

一　五八三頁下五行第一〇字「漏」，資、磧、普、南、徑、清作「法」。

一　五八三頁下八行第七字「上」，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二」。

一　五八三頁下九行第五字「特」，資作「持」；磧、普、南作「時」。

一　五八三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成」，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使」。

一　五八三頁下一六行第七字「偈」，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頌」。

一　五八三頁下一七行第五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夫」。

一　五八三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神」，磧、普、南、徑、清作「在處」，資、磧、普、南、徑、清作「所在」。

一　五八四頁上一三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卧」。

一　五八四頁上九行第六字「蚖」，資、磧、普、南、徑、清作「虺」。

一　五八四頁上一〇行首字「終」，資、磧、普、南、徑、清作「經」。

一　五八四頁上二〇行「三足四足」，資、磧、普、南、徑、清作「四足含血」。

一五八四頁上末行「法忍此」，資、磧、普、南、徑、清作「不懷猶豫法師比」；麗作「法師比」。

一五八四頁中一行「而不以疑」，資作「不以疑故」；磧、普、南、徑、清作「而不以疑故」。

一五八四頁中五行第四字「能」，資、磧、普、南、徑、清作「悉」。

一五八四頁中五行第九字「疹」，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疾」。

一五八四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劫」，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數」。

一五八四頁中一二行首字「時」，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時世」。

一五八四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心」，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心不疑」。

一五八四頁中一七行末字「人」，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入」。

一五八四頁中一八行「聚落州城」，資、磧、普、南、徑、清作「村落州域」。

一五八四頁中一八行末字「欣」，資、磧、普、南、徑、清作「喜」。

一五八四頁中一九行第四字「藥」，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醫」。

一五八四頁中二一行首字「俱」，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皆俱」。

一五八四頁中二一行末字「救」，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求」。

一五八四頁下九行首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是時」。

一五八四頁下一〇行「一困病」，資、磧、普、南、徑、清作「困疾」；麗作「困病」。

一五八四頁下一二行第六字「餘」，資、磧、普、南、徑、清作「除」。

一五八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痛」，資、磧、普、南、徑、清作「疽」。

一五八四頁下一五行第七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五八四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意」，資、磧、普、南、徑、清作「意所」。

一五八四頁下一九行「讀誦」，資、磧、普、南、徑、清作「誦讀」，下同。

一五八四頁中一八行末字「喜」，資、磧、普、南、徑、清作「佛云何行」，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五八四頁上三行第六字「服」，資、磧、普、南、徑、清作「復」。

一五八四頁上五行第九字「於」，磧、普、南、徑、清無。

一五八四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請」，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諸」。

一五八四頁上二〇行末字「去」，資、磧、普、南、徑、清作「退」

一五八四頁上末行經名，資、磧、普、南、徑、清作「佛説無所希望經」。